

新體評註

第一冊

東萊博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新體
評註

東萊博議卷一

鄭伯克段於鄆^一

隱公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旣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入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

五月辛丑大叙出奔共^{十三}

通篇以莊
公負段作

主

反承以足

上意文情

淡宕

匿其機三
句斷定莊
公

莊公之陷
阱句願喻
意

誅心之法
只一險字
亦文章一
篇而脈實

釣者負魚。魚何負於釣。獵者負獸。獸何負於獵。莊公負叔段。叔段何負於莊公。且爲鉤餌以誘魚者釣也。爲陷阱以誘獸者獵也。不責釣者而責魚之吞餌。不責獵者而責獸之投阱。天下甯有是耶。莊公雄猜陰狠。視同氣如寇讎。而欲必致之死。故匿其機而使之狎。縱其欲而使之放。養其惡而使之成。甲兵之強。卒乘之富。莊公之鉤餌也。百雉之城。兩鄙之地。莊公之陷阱也。彼叔段之冥頑不靈。魚爾獸爾。豈有見鉤餌而不吞。過陷阱而不投者哉。導之以逆而反。誅其逆。教之以叛而反。討其叛。莊公之用心亦險矣。莊公之心以謂亟治之則其惡未顯。人必不服。緩治之則其惡已暴。人必

寫險字視
前匿其機
數語可悟
文家淺深
之法
多叔段之
罪句罪莊
公定案
俱長俱深
伏下自吞
自陷百念
一念百念
直窮到底
四層不知
四層寫應
必前莊公

無辭其始不問者。蓋將多叔段之罪而斃之也。殊不知叔段之惡日長。而莊公之惡與之俱長。叔段之罪日深。而莊公之罪與之俱深。人徒見莊公欲殺一叔段而已。吾獨以爲封京之後。伐鄆之前。其處心積慮。曷嘗須臾而忘叔段哉。苟興一念。是殺一弟也。苟興百念。是殺百弟也。莊公之罪。顧不大於叔段耶。吾嘗反覆考之。然後知莊公之心。天下之至險也。祭仲之徒。不識其機。反諫其都城過制。不知莊公正欲其過制。諫其厚將得衆。不知莊公正欲其得衆。是舉朝之卿大夫皆墮其計中矣。鄭之詩人。不識其機。反刺其不勝其母以害其弟。不知莊公正欲得不勝其母之名。刺其小不忍以致大亂。不知莊公正欲得小不忍之名。是舉國之人皆墮其

變爲四疊

以下卻是
深文

總束始有
收拾否則
平衍矣

應起處喻
意作收完

計中矣。莊公之機心猶未已也。魯隱之十一年。莊公封許叔。而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餉其口於四方。其况能久有許乎。其爲此言。是莊公欲以欺天下也。魯莊之十六年。鄭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則共叔有後於鄭舊矣。段之有後。是莊公欲以欺後世也。既欺其朝。又欺其國。又欺其天下。又欺後世。噫嘻。岌岌乎險哉。莊公之心。歟。將欲欺人。必先欺其心。莊公徒喜人之受吾欺者多。而不知吾自欺其心者亦多。受欺之害身害也。欺人之害心害也。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受欺者身雖害。而心自若。彼欺人者。身雖得志。其心固已斷喪無餘矣。在彼者所喪甚輕。在此者所喪甚重。是釣者之自吞鉤。餌獵者之自

密凡收處
必須與起
處相應熟
此得之
收得峭拔

投陷也。非天下之至拙者。詎至此乎。故吾始以莊公爲天下之至險。終以莊公爲天下之至拙。

【評】

朱字綠四博議之文爲課試而作。故於時文爲近。此篇起手排立三語。後用喻意正意。

夾行逼出莊公是一險人。末復推開四層。用四正欲字。兩莊公欲三字。應前兩使之字。起伏收束。各極其法。至尾取喻意作收。斷出莊公至拙。屹然而止。有山迴海立之勢。意雖未必盡當。而文章機軸卓然一家。○莊公養成叔段之惡。卽左氏謂之鄭志。識失教之義。然段爲人臣子。至恃寵而驕。請制之後。竟不復請。擅取國邑。繕甲兵。具卒乘。此豈人臣所得爲者。縱無襲鄭之謀。而蔑視其君亦甚矣。莊公之失。在平昔不教。而遽興兵以伐之。爲有殺弟之心耳。若封許叔而有悔心。卒使之有後。此自是莊公天理民彝。不至斷絕處。君子許人改過。當亟予之。復以爲欺。天下後世。然則不悔不置後。乃爲仁愛其弟乎。卽置姜氏於城潁。母子已絕。莊惡已極。及聽潁考叔之言。而爲母子如初。則其天性之復萌。有不可得而漸滅殆盡者。安得并融融洩洩。以爲欺天下後世而斥絕之也。穀梁以爲賤段而甚鄭伯。最得其平。謂段無負於莊公。亦太過。○旁

評多仍坊本孫執升之舊時予方有旋里之行倉卒上板未及改以其言頗詳便於初學也○張明德曰篇中擒定一險字如老吏斷獄使其無可躲閃末復轉出欺人者必先自欺其心以一拙字重奪其魄使死而有知莊公應愧死於九京矣何況後人讀之有不驚心動魄而敢復萌欺罔乎春秋之作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東萊全部博議皆本此義著筆故此篇詞嚴義正不少寬假此真有關世道人心之文不可草草讀過

【音釋一】 ①【鄭】周宣王弟桓公友始封國在今河南 ②【鄆】鄭邑 ③【申】

國名在今河南 ④【寤生】生於睡中 ⑤【亟】音器頻數也 ⑥【制京】皆鄭邑

⑦【祭仲】鄭大夫祭音價 ⑧【百雉】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長三丈高一丈 ⑨【

公子呂】鄭大夫 ⑩【廩延】鄭邑 ⑪【子封】即公子呂 ⑫【共】國名在今河南

【音釋二】 ⑬【餌】音耳誘魚之食物 ⑭【陷阱】陷落下之處也阱音靜坑也（禮

中庸）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 ⑮【雄猜】豪雄而多猜疑 ⑯【陰狠】陰賊險狠

⑰【同氣】此指兄弟 ⑱【縱欲】縱放其欲 ⑲【兩鄙】西鄙北鄙鄙邊地 ⑳【冥

頑不靈】愚也 ㉑【亟】同急 ㉒【須臾】暫時 ㉓【鄭之詩人】詩將仲子篇序曰

刺莊公也弟叔段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㉔【機心】（莊

子。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⑤【餬口於四方】段之出亡在外也。⑥

【定叔】叔段之孫。⑦【三年而復】此在鄭厲公時事。厲莊公子。⑧【岌岌】不安貌。

⑨【哀莫大於心死二句】見（莊子）。⑩【斲】猶斬也。

周鄭交惡

隱公三年。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漚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天子之視諸侯。猶諸侯之視大夫也。季氏於魯。如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魯季。陳氏於齊。如二君矣。而世不並稱之曰齊陳。蓋季陳雖強。猶魯齊之臣也。烏可以君臣並稱而亂其分乎。周天子也。鄭諸侯也。左氏敘平王莊公之事。始以爲周鄭交質。終以爲周鄭

罪左氏意
輕罪周意
重

與下天子
之尊自若
也相照

與下不以
自處相照

孫云伏諸
侯伐諸侯

伏不以天
子自處

交惡。並稱周鄭無尊卑之辨。不責鄭之叛周。而責周之欺鄭。左氏之罪亦大矣。吾以爲左氏信有罪。周亦不能無罪焉。周之東遷也。鄭伯入爲卿士。君臣之分猶在也。君之於臣。賢則用之。不賢則去之。復何所隱哉。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巽懦闇弱。反爲虛言以欺其臣。固已失天子之體矣。又其甚。至於與鄭交質。交質鄰國之事也。今周降其尊而下質於鄭。鄭忘其卑而上質於周。勢均體敵。尊卑之分蕩然矣。未交質之前。周爲天子。鄭爲諸侯。既交質之後。周鄭等耳。亦何所憚哉。溫之麥。洛之禾。宜其糴載而不顧也。向若平王始惡鄭伯。而亟黜之。鄭雖跋扈。不過一叛臣耳。天子之尊。猶自若也。苟與之質。是自處以列國。而不敢以

用兵不忌
指取禾麥

總收上二
意罪周之
意始盡
雖然下推
開作波

天子自處矣。歲改月移。豈知周之爲君哉。一旦用兵而不忌。非諸
侯之叛天子也。是諸侯之攻諸侯也。使周素以天子自處。至尊至
嚴之分。鄭豈敢犯乎。惟周以列國自處。故鄭以列國待之。天下亦
以列國待之。左氏亦以列國待之。周不自伐。鄭未必敢伐之也。無
王之罪。左氏固不得辭。周亦分受其責可也。雖然。左氏所載君子
之言。固出於左氏之筆。然亦推本當時君子之論也。其論周鄭概
謂之二國。而靡所輕重。是當時之所謂君子者。舉不知有王室矣。
戎狄不知有王。未足憂也。至於名爲君子者。亦不知有王。則普天
之下。知有王室者。其誰乎。此孔子所以憂也。此春秋所以作也。此
春秋所以始於平王也。

【評】

鍾伯敬曰：末一段有無限感慨。○朱字綠曰：主意責周天子自委其柄，先以並稱周鄭，責左氏書法，引起其端，後歸到孔子作春秋，隱隱打迴左氏書法之失，首尾相映，章法極爲嚴密。○張明德曰：先責左氏，所以甚周罪也。蓋當時壞法亂紀，皆自王朝始，又何怪乎尾大不掉，耶齊治均平之業，必本於修身，眞儒之識，純王之治，所藉以長存者也。

【音釋一】

①【交惡】兩相疾惡。烏路切。

②【號】西號亦周同姓國，在今陝西。

③【交質】彼此以子爲質以取信，質音致。如今言押物。

④【溫成周】皆周邑，在今河南。

【音釋二】

⑤【季氏於魯】魯周武王封其弟周公旦，在今山東。魯孟叔季三家皆桓公

之後，季氏專政最強。

⑥【如二君】言權勢同於君也。

⑦【陳氏於齊】齊周武王封太

公望，在今山東。陳敬仲奔齊，及陳初亡，陳桓子始大於齊，見（左傳莊公二十二年）。

⑧【

分】去聲。

⑨【左氏】名邱明，魯之太史，孔子作春秋，邱明述其志而作傳。

⑩【周之東

遷】周平王由鎬遷都洛陽，是謂東周。

⑪【巽懦】柔弱畏怯之意，亦作選懦（後漢書）。

公卿選懦，容頭過身。

⑫【闇弱】不明而又懦弱也。

⑬【綱載】（國語齊語）綱載而

歸糶去隕切束也滿也。④【亟】同急。⑤【黜】貶也退也。⑥【跋扈】（後漢書梁

冀傳）質帝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注）跋扈猶強梁也（庶物異名疏）漁者插竹編之

以取魚謂之扈業大魚跋扈而出故名強梁曰跋扈扈音拈。⑦【自若】猶言如常。⑧【

自伐】（孟子離婁篇）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⑨【無王】世無王者下泉之詩所由作

也。⑩【靡】無也。⑪【王室】指周朝周爲天子諸侯皆周所封。⑫【春秋始於平王

】孔子作春秋始於魯隱公元年實爲周平王四十九年。

宋^一穆公^二立殤公^三

公羊傳隱公三年宋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蓋終爲君
矣宣公死繆公立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於
君者以君可爲社稷宗廟主也今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
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
公馮弑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

常道中道
一篇主腦

常中奇高
立兩柱

代宣公說
出高奇之
意

說堯舜仍
是常中創
闢而確

引喻只結
常字而中
字亦在內

有國者傳之子。常道也。中道也。宋宣公必傳於弟。以爲奇爲高焉。
一傳穆公。而使之逐其子。再傳殤公。而使之殺其身。公羊氏以爲
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其說既無以加矣。吾嘗推宣公
之意。必以爲聖人建國。使父子之相繼者。爲衆人設也。堯何人哉。
不傳之子而傳之舜。舜何人哉。不傳之子而傳之禹。吾何爲以衆
人自處。而不慕堯舜。至奇至高之行乎。殊不知無不常。亦無不
中。傳賢之事。自衆人視之。則以爲奇。以爲高。自堯舜視之。則見其
常。而不見其奇也。見其中。而不見其高也。扛萬鈞之鼎。烏獲以爲
常。而他人以爲勇。遊千仞之淵。沒人以爲常。而他人以爲神。未至
堯舜而竊效焉。是懦夫而舉烏獲之鼎。稚子而入沒人之淵也。何

往而不敗哉。

【評】

朱字綠曰。主公羊說立論。深罪宋宣讓與夷。好高奇以自詭。致禍其國。而先以常中二字壓之。此卽文家對面相照之法。至以堯舜傳賢爲常而非奇。中而非高。惟效之者以爲高奇。而先失常中。卒貽禍亂。此似創說而實至理。文祇三層。卻有長江萬里之勢。○讓國得禍。如目夷子臧季札及宋太祖太宗之事。皆足爲戒。然東海王之於漢明。宋王之於唐元。輝照千古。建成建文之於唐明。兩太宗有手刃靖難之變。北魏孝文。北齊高祖。皆希世賢君。嗣子不克負荷。未幾亡滅。魏有弟勰。齊有弟憲。並賢藩。若能割愛忘怨。兄弟相及。國祚未可知。又未嘗不恨其不能讓也。事有常變。道有經權。非可執一而論也。○張明德曰。讓國而反釀禍。病根祇在好奇。好奇處。遂致啓後世推刃同氣之變。憂深故言切。不徒作文字觀可也。

【音釋】

①【宋】周武王封微子啓爲殷後。在今河南。②【穆公】宣公弟。

③【襄公】宣公子與夷。

④【公羊傳】魯公羊高子夏弟子。作春秋傳。

⑤【莊公】馮左師勅。

⑥【皆穆公子】

⑦【攝】兼也。代也。

⑧【大居正】（公羊傳）故君子大居正。譏宋宣公。

舍子立弟。謂非先王之正道。大猶尙也。言以安於正道爲尙也。

【音釋二】

⑧【建國】（周禮）惟王建國。

⑨【父子相繼】（孟子離婁篇注）父

子相繼爲一世。

⑩【扛萬鈞之鼎】言力大也。（史記項羽本紀）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

扛音江。舉也。萬鈞言重也。三十斤曰鈞。

⑪【鳥獲】戰國時力士。（張衡賦）鳥獲扛鼎。

⑫【千仞之淵】

（柳宗元與崔連州書）北山之木。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古以

周尺八尺爲仞。或謂七尺。

⑬【沒人】能沒入水中者。（蘇軾文）南方有沒人。日與水居

也。

臧僖伯諫觀魚

隱公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

悟說使君
樂乃推說
先之以心
兩層遞入
深淺有法

應喻之以
理

應悟之以
心
忽截講長
信留樂字
另發局法
活變

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寶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

進諫之道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戒之以禍者所以使人君之畏也喻之以理者所以使人君之信也悟之以心者所以使人君之樂也舉天寶之亂而不能輟敬宗驪山之行舉臺城之圍而不能解憲宗佛骨之惑豈非徒以禍戒之而未嘗以理喻之耶論朝會之禮而不能止莊公之觀社論律呂之本而不能罷景王之鑄鐘豈非徒以理喻之而未嘗以心悟之耶蓋禍固可使人畏然遇驕慢而不畏者則吾說窮矣理固可使人信然遇昏惑而不信者則吾說

仍留樂字
從樂字對
面說

申明樂字
生意二語
盡之

開論一步

應理字

應樂字

窮矣。臧僖伯之諫隱公。先之以不軌不物之禍。次之以蒐狩治兵之理。其言深切著明。可使人畏。可使人信。然訖不能回隱公觀魚之轅者。殆未嘗以心悟之也。彼隱公之心。方溺於觀魚之樂。雖有顯禍將不暇顧。雖有至理將不暇信。僖伯無以開其心而徒欲奪其樂。亦疎矣。爲僖伯者。誠能以吾道之樂。易觀魚之樂。使隱公之心怡然自得。降^{十七}於面。盎^{十八}於背。暢於四肢。則將視犬馬聲色珠玉文繡^{十九}。曾土芥瓦礫^{二十}之不如矣。雖與之觀天池之鯤^{廿一}。龍門之鯉^{廿二}。鬣^{廿三}。翻雲^{廿四}。而鱗橫海者。猶不足以易吾之真樂。况一勺之棠水乎。吾嘗論之。人君之遊宴。畏人之言而止者。是特不敢爲而未知其不當爲也。信人之言而止者。知其不當爲而未知其不足爲也。惟釋然心悟。